

● 作者/Ryan Oliver ● 譯者/周敦彥 ● 審者/馬浩翔

中共無人機漸增的影響力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UAVs: Insights from the Libyan Conflict

取材/2020年8月31日美國詹姆斯頓基金會網站專文(*China Brief*, August 31/2020)

中國大陸已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戰鬥無人機輸出國，取得先前幾乎由美國獨占的市場。在美國減少參與國際事務之際，中共正透過生產無人機削弱美國的影響力，爭奪美國長期以來在全球許多地區的安全夥伴地位。

2018年11月5日，中共彩虹5號(CH-5)中空域長滯空型空中無人系統(Unmanned Aerial System, UAS)在珠海航空展開幕式陳展。

(Source: AP/達志)



此無人機殘骸
據稱是利比亞
國民軍使用的
中共製翼龍2型
無人機，在米蘇
拉塔(Misurata)
附近被擊落。
(Source: Libya Express)



引言

近年來中共已成為商用與軍用無人機(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載臺最重要的生產商，而且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運用其技術。例如，隨著新冠肺炎(COVID-19)在2020年初開始大流行(中國簡報，1月17日；中國簡報，1月29日)，無人機突然出現在中國大陸空中。政府官員利用這些無人機監視民眾，並執行強制措施(諸如強制佩戴口罩)以減緩新冠肺炎傳播(環球時報，1月31日)。2020年夏天，當中國大陸遭受嚴重洪災期間，無人機也被用來監測水位和財產損失(中國簡報，7月29日；中國環球電視網，8月15日)。這種創新——即便作法實具爭議——反映了中國大陸在無人機技術領域日益增強的能力。

除了在國內使用商用無人機之外，中共也在研發與銷售軍用無人機方面取得了快速進展，讓這類武器在當代衝突中日益普及。中共在此領域的發展，反映了習近平在2016年的說法，他強調無人機是現代戰場上作戰的關鍵要素(中共國防部，





2020年3月13日，由利比亞總理法耶茲薩拉傑(Fayez al-Sarraj)率領的「全國團結政府」在聯合國支持下，與利比亞軍事強人卡立法哈夫塔(Khalifa Haftar)所率領的「利比亞國民軍」發生武裝衝突。(Source: AP/達志)

2016年3月14日)。中共的無人機，如彩虹5號，據稱可在相對較低的高度飛行，酬載量則比美國同類型無人機系統稍微遜色。較新型無人機刻正研發中，如即將問世的「風影」無人機，目的是強化中共自製系統的能力(詹氏[Janes]，8月4日)。

中共軍用無人機已經遍佈全球：截至2019年3月，中國大陸已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戰鬥無人機輸出國(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2019年8月21日；南華早報，2019年3月12日)。其中包括取得先前幾乎由美國獨占的市場，以及美國拒絕售予無人機的國家和武裝團體。在2018年的軍備會議上，中共彩虹5號無人機的客戶名單包括阿爾及利亞、奈及利亞、約旦、尚比亞、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衣索比亞、土庫曼、巴基斯坦以及緬甸(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18年

5月10日)。最近中共於2020年7月向塞爾維亞出售了6架CH92-A無人機。該國是北約盟國，也是第一個部署中共軍用無人機的歐洲國家(彭博社[Bloomberg]，8月4日)。此外，除了中共直接往來的客戶名單外，還有那些透過中間買家接收中共無人機的國家——如在利比亞內戰中，其中一方透過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來籌獲無人機的作法。

利比亞內戰形勢——中共無人機系統所扮演的角色

利比亞的衝突不斷提供中共一個檢視無人機如何在當代衝突中影響作戰與戰略層面的機會。兩次重大事件形塑近期發展，並最終導致利比亞目前的困境：格達費(Muammar Gaddafi)在2011年的垮臺，以及自2015年以來利比亞政治協定的失敗(聯合國利比亞支助特派團[United Nations Support Mission in Libya, UNSMIL]，2015年12月17日)。由於權力真空，以的黎波里(Tripoli)為基地的「全國團結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Accord, GNA)和以班加西(Benghazi)為基地的「利比亞國民軍」(Libyan National Army, LNA)為爭取國家與資源的控制權而紛亂不休。全國團結政府得到聯合國與美國認可，也獲得土耳其、義大利和卡達的支持；利比亞國民軍則由哈夫塔爾(Khalifa Haftar)將軍領軍，有國會背書，並獲得埃及、法國、俄羅斯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支持。使利比亞衝突更形複雜的，是比這兩股勢力更分裂的地方派系，隨著民兵部隊間的合縱連橫，導致情況更為動盪(詹姆斯頓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8月14日)。

利比亞的衝突已經演變為雙方都在戰場上使用無人機。在2018年4月至2019年11月之間，利比亞發生了1,000多起無人機攻擊事件——其中800多起係由利比亞國民軍所發動，240多起由全國團結政府發動(聯合國，2019年11月18日)。土耳其提供全國團結政府Bayraktar TB2無人機系統，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則向利比亞國民軍提供了中共製的翼龍2型無人機系統(南華早報，2019年9月29日)。相較於Bayraktar TB2無人機，翼龍2型在巡航高度、射程、有效酬載和速度方面都具有優勢(土耳其國防工業[Turkey Defence Industries]，

2017年；陸軍情報網[Army Recognition]，4月14日)。由於Bayraktar TB2無人機的體積、射程與酬載較小，因此僅能為全國團結政府提供有限的無人機任務功能，例如騷擾補給線；但是，利比亞國民軍卻可以使用翼龍2型執行更廣泛的任務。全國團結政府與利比亞國民軍是否獨力操作無人機，或有無外國人員與裝備在地面上協助操作，目前尚待查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裝備和人員供應，違反了聯合國武器禁運條款，該條款自格達費2011年垮臺起實施(聯合國安理會報告，2019年11月29日)。



隸屬全國團結政府的利比亞士兵在蘇爾特(Sirte)附近整備出勤的無人機系統。(Source: Al-Araby)



無人機對利比亞政治和安全局勢造成的影響無庸置疑。最重要的是，無人機的擴散導致衝突延長。正如中共軍事分析家所觀察，無人機提供低成本、高衝擊力的手段，減少傷亡並產生影響，同時維持攻擊者高昂的戰鬥意志(中共國防部，7月17日)。外國干預仍然是利比亞衝突的主要驅動力之一，因為外部勢力企圖獲得影響力以及利比亞的能源資源(聯合國，7月8日)。外國勢力以現代無人機的能力來強化衝突雙方的武裝，使衝突持續並降低抑制暴力的因素，以扼殺和解的空間。

中共銷售軍用無人機影響地緣政治

中共在利比亞從事的活動缺

乏透明度，導致難以釐清其行動與後果間的關聯。在公開聲明中，中共政府將持續推動利比亞停火以及政治解決衝突(中共外交部，7月8日)。然而，若檢視中共在利比亞的利益，可能會進一步揭櫫北京如何看待利比亞的局勢，以及對軍事武器銷售的整體觀點。

首先，中共與利比亞自2000年恢復外交關係以來，前者對利比亞輸出各式各樣的產品和服務——2013年達到近30億美元的峰值——而利比亞對中共的輸出項目完全是能源資源，在2012年超過50億美元(中共外交部，2000年11月7日)。自近10年前達到高峰以來，利比亞紛亂不休的內戰似乎已經嚴重擾亂了雙方貿易。然而，利比亞對

2018年2月25日，中共翼龍II型武裝無人機吊掛陳展在中航技進出口有限公司。(Source: AP/達志)

中共的能源出口於2018年反彈至將近40億美元(經濟複雜性圖集[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8月21日)。此外，利比亞於2018年12月獲准成為中共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員(中共外交部，2020年5月)。如果向利比亞國民軍提供武器——包括翼龍2型——確實能左右戰局，那麼北京將會受益於哈夫塔爾對該國東部與中部油田的鞏固和穩定控制。

其次，其他支持哈夫塔爾領導利比亞國民軍的外國勢力，讓北京有機會強化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埃及和俄羅斯的合作關係。2018年，中共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將雙邊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據中共駐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大使倪堅表示，「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是中國的第七大貿易夥伴，而中國一直是阿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日報，2019年12月2日；國家報[The National]，7月18日)。中共支持埃及在利比亞的行

動，最近讚揚埃及在利比亞支持區域和平與穩定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中共外交部，7月24日)。儘管俄羅斯起初遲遲未能透露其在利比亞明確的結盟對象，但是副外長賈奇洛夫(Gennady Gatilov)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後明確表示，俄羅斯支持哈夫塔爾領導的利比亞國民軍(彭博社，2016年12月26日)。藉由間接資助利比亞國民軍，北京能夠支持其合作夥伴，並可能在這些關係中建立影響力。

第三，軍售允許中共在沒有直接受到政治風險威脅的情況下，在現代戰場上測試與改善其軍事硬體。中共的軍民融合運動強調其國內國防工業的重要性，特別是有關如何促進經濟活力以及在戰場上克敵制勝(中國簡報，2019年10月8日；美國國務院，2020年5月)。與美國數十年來持續投

入戰爭的作為相比，中共軍隊缺少真槍實彈上戰場的機會；在此背景下，中共已成為聯合國維和行動部隊的主要派遣國，而且其軍售項目穩定成長——包括在2014至2018年間成為最大的戰鬥無人機輸出國(聯合國，6月30日；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2019年3月)。考量中共無人機計畫所具之戰略意義，通過替代戰場經驗所蒐集到的改進資訊非常珍貴。儘管中共並未直接提供參與利比亞衝突的團體，但由第三方使用中共的系統，具有透過實戰來測試裝備的優點，而不會造成軍事或外交後果的風險。

結論

中共刻正利用其無人機生產來削弱美國作為國際安全領域最佳夥伴的地位。軍事分析家評估，中共無人機在成本與交易處理時間方面可能比美國更具優勢——而且在無法追究來源與責任上甚至更具吸引力(美國國防新聞週刊[Defense News]，2019年5月2日)。在美國某些不特別著重軍事交流工作的地區，中共完全有能力成為無人機的替代供應商。再加上美國對參與國際事務的興致正在減弱，此變化可能為中共創造更多機會，爭奪美國長期以來在世界許多地區所享有令人垂涎的安全夥伴地位。

作者簡介

Ryan Oliver係美陸軍國民兵軍官。其曾經在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J5戰略、政策與計畫)擔任中共專家。

Reprint from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with permission.



2012年9月14日，美國總統歐巴馬與國務卿希拉蕊在安德魯聯合基地(Joint Base Andrews)向殉職的故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史蒂芬斯(J. Christopher Stevens)致意。史蒂芬斯等人在暴徒攻擊美國駐利比亞大使館時喪生。

(Source: DoD/ Erin A. Kirk-Cuomo)